

「跟別人不一樣不是一件壞事。」

專訪第153回直木賞得主東山彰良

其實這不是「東山彰良」的名字首次出現在臺灣文壇和出版市場，早在2010年，就有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他的硬漢推理作品《強尼兔之教父本色》，接下來則有多部改寫自動漫《火影忍者》的輕小說如：《超骨氣忍傳》、《鬼燈之城》、《迅雷傳》、《卡卡西秘傳》……相繼問世。不過，確實是要到2015年，他才在臺灣打響相當的知名度。

2015年7月16日，日本文學振興會宣布第153回直木賞由東山彰良獲得；得獎作品《流》是以作家童年時期在臺北廣州街的生活場景為舞台，講述1949年自中國大陸來臺的祖父和父親的故事。出生於臺灣、9歲時因父親工作而前往日本定居的東山彰良，本名王震緒，至今仍未歸化日本國籍，也因此，他的得獎，毫無例外地，掀起了又一波「臺灣之光」的熱潮。

序曲

風雨欲來的午後，依著與出版社編輯約定好的時間、地點，來到大名鼎鼎的「明星咖啡屋」，我想這是工作人員出於為了讓東山彰良嘗鮮、也為了讓他更貼近臺灣的歷史與現實所做的精心安排。果然，大家對他說到這間咖啡店的淵源及名點，作家立刻露出雀躍又期待的笑容。

雖然長住日本，不過東山彰良說自己其實每年大約都會回臺探親一到兩次；得獎後，盛名隨之而來，這段期間國內多所大專院校爭相邀請他前往演講、參加座談、研討會等，唯此行是為了自己——眾人引頸期盼的《流》之中文譯本，在獲獎11個月後問世，他終於有機會與臺灣讀者面對面交流，聽聽他們的意見和聲音。

對國族沒有特別的歸屬感

從得獎消息剛傳回臺灣開始，到此次參與新書發表會活動，東山彰良在多次訪談中皆直言：「我不屬於日本，也不屬於臺灣。」——他在5歲時首次隨父親前往日本，其後曾短暫返臺就讀南門國小，9歲時正式定居日本。初次聽到他說中文的人或許會驚訝，雖然有時略需思考如何遣詞用字，但基本上仍稱得上是「標準國語」；另一方面，他也不忘強調，自己的日文可能比很多日本人還要好。從小夾雜在臺灣、日本之間，體驗過不同文化、價值觀的衝突，使他「對國族沒有特別歸屬感」，也無太多認同掙扎，「我只能把自己看作是在臺灣出生、日本長大的人，僅此而已。」

圖片提供——圓神出版公司
文——趙慶華——研究典藏組



關於臺灣與日本的身分思索，東山彰良說：我就是一個在臺灣出生、日本長大的人。

問他對於臺灣媒體總是把焦點放在他的「身分」這件事上，是否會感到困擾？他說不會，「我可以理解這是臺灣人很關心的一個問題。」但對他來說，身分或認同的思考並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選擇，而是輾轉游離於兩地或三地（加上中國），在各種碰撞、衝突當中摸索出來的自我平衡。

「因為我用的是中文名字，剛去日本的時候，其他小孩很容易就注意到我不是日本人。後來回臺灣讀小學，雖然名字一樣了，可是許多行為、習慣又跟這裡的小朋友不一樣——至少是不完全一樣。」聽起來頗近似於無論置身何處都屬於「局外人」的「異類」之感，或者是大家都喜歡以蝙蝠來意喻的，非鳥非獸、無從歸類的處境。東山彰良說，周圍很多擁有同樣經驗的朋友一直為此備感苦惱，但他卻很早就找到解套的關竅，那就是：「跟別人不一樣不是一件壞事。」

生在臺灣，寫於日本——用文學越境

今年五月，文藻外語大學以「東亞知識的交流——越境、記憶、共存」為主題，舉辦「台日亞洲未來論壇」，邀請東山彰良進行開幕專題演講。他的講題「生在台灣，寫於日本」，便是以上述「越境」經驗為基礎，剖析自己一路走來面臨身分認同之確立與游移的心路歷程。而生活空間上的跨域，也連帶影響到他文學作品的定位。

「越境文學」在日本文壇有其自成一系的脈絡，但真要談什麼是越境文學，卻又眾說紛紜、定義繁雜；其中最極致且嚴格的標準大概是「舉凡非日本籍作者在日本以日文書寫的作品」均被歸入此一文類。如果據此界定，那麼他至今為止所有的創作，似乎都成了「越境文學」？說到這裡，作家自是不免有所遲疑。當然，故事背景跨越了臺灣、日本和中國的《流》，的確可以說是「越境」作品，讀者想來不會有太多疑問；但是對作者來說，「我並沒有刻意要經營『越境文學』的企圖」，那麼這本書究竟會／應該如何被分類、被看待——在日本的越境文學？還是在臺灣的外省文學？東山彰良以其一貫的中庸之道應對：「我覺得無所謂。」

「無論是小說人物的移動也好，或是我自己走過的路也好，」東山彰良說，「『越境』基本上都離不開從一個社會到另一個社會，從一種價值觀過渡到另外一種價值觀的過程。」只要有「差異」，就會有所扞格，但「越境」的深刻意義就在於可以將兩種對立的價值觀「相對化」。他接著表示，「也許就是因為我『越境』過，我的內在同時具有臺灣和日本兩邊的認同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不希望在日本

的時候有日本人要求我應該歸化，也不喜歡回到臺灣時，臺灣的親戚朋友告訴我一定要把自己當成臺灣人。」說穿了也就是不那麼固著地死守著單一的身分價值，而將認同相對地「客觀化」看待。站在作家的立場，東山彰良在意的始終是讀者看了他的作品之後是否感到愉快；然而，倘若《流》被歸類為「越境文學」有其意義和必要性的話，他期盼讀者能從中感受到那種摒棄絕對主觀，願意站在客觀化、相對化的立場看待人我之間差異的意味。

時代的流變，生命的流淌—— 他、父親與父親的父親

這部原本叫做「寶島少年」、後來改為「寶島」，最後被出版社拍板定案為《流》的小說，在地域空間的跨界之外，更大的特色，恐怕還在於強烈的時代感以及深植作者內心與家族連結的動力——戒嚴肅殺的1970年代、可以「龍蛇混雜」來形容的臺北廣州街、逃難來臺的親友鄰里彼此以生命共同體的姿態緊密連結互動……，這樣的氛圍共同形塑了東山彰良記憶中最幸福的一段童年時光。《流》寫的就是他所聽聞的時代流變、也是家族生命的傳衍流淌，結合了他與父親以及父親的父親三代人的生命史。

東山彰良的父執來自中國山東，這也正是他將筆名取為「東山」的靈感來源。祖父在中日戰爭期間曾經參加抗戰游擊隊、打過日本鬼子。父親王孝廉是知名的神話學研究者，年輕時曾以筆名「王璇」行走文壇，留下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，例如被東山彰良放在小說扉頁的詩句「魚說，只因為我活在水中，所以你不見我的淚」就是出自王璇的名作〈魚問〉；不



東山彰良六月回臺參與新書發表會活動期間，與蔡英文總統合影。（總統府提供，簡志宏攝影）

只如此，包括主角葉秋生和他的妻子夏美玲以及流氓詩人雷威，在書中都不約而同地閱讀王璇，甚至從中獲得救贖。由此不難想像作為王孝廉之子的東山彰良，是多麼深摯地想向作家父親傳遞敬意。不過他也坦言，過去對父親的文學世界所知並不多，特別挑選〈魚問〉是因為聽母親提及當年這首詩走紅的盛況，甚至還有文青男女會在咖啡館用這首詩傳情；而詩作所編織的意象，恰好十分符合《流》的寓意，因此成為開篇楔子的不二首選。

說了這麼多，到底《流》是一部什麼樣的小說？青春成長、推理、反戰……？不同的讀者也許會有不同的答案和見解，端看從哪個面向切入。基本上，這是東山彰良在祖父過世後，聽到家人談起他傳奇的一生，而萌生想要把那些點滴都寫下來的念頭，同時展開相關資料的考察和收集。但是，要撰寫祖父所生長的1930、40年代的中國，目前還沒有十足的把握，再加上他認為寫祖父之前或許更應該先寫父親。就這樣，他以父親為藍本創造出一個在戒嚴年代下成長的蒼白少年葉秋生，故事就從1975年開始說起——作者以1975年定錨顯然

不是無心或偶然，這一年蔣介石過世，對當時的臺灣人、特別是戰後移民來說，代表了「反攻大陸」希望的幻滅。對小說裡的葉秋生而言，他在1975年5月發現祖父屍體所受到的震撼，則遠遠大於政治強人的離世，祖父死因成謎的疑雲是長期積鬱在心中的塊壘，卻也成為他「轉大人」的契機。他推理、思索、用各種方法解開謎底，一心想要找出真兇；在這樣的過程中，體驗肅殺年代的壓抑、青春熱血的暴力、探索情愛的萌芽心動……，隨著臺灣社會現實與政治氛圍的變化，同步經歷成長的迷惘與騷動，最終看清世事棋局、人情詭譎。至於1975年之於東山彰良本人的意義呢？這一年應該是他初次前往日本後又短暫回臺就讀小學，生活在家族親人環繞的大家庭，在一個「可以屬於自己」的地方累積童年記憶和臺灣印象，根據他的說法，那是「人生最幸福的時候」。

把生命最美好的片段寫進小說裡，還得了眾所矚目的大獎，人生是否因此找到了歸屬感？他說：好像也沒有。

「寫作」與寫作之外

在大獲成功的《流》之前，東山彰良其實已經得過「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」大獎（《逃亡作法——TURD ON THE RUN》）、「大藪春彥獎」（《路傍》），前不久更以《罪的終結》得到第11屆「中央公論文藝獎」。嗜讀歐美小說、喜歡看電影（曾經在報紙寫了五年半的影評）、聽搖滾樂、養貓、領有品酒師執照的他，踏上寫作之路看似偶然，實則命定。出道十多年來，嘗試過各種主題和類型的創作，尤以改寫漫畫《火影忍者》的輕小說名聲最響亮，其中《鬼燈之城》還由他親自改編

為電影劇本《血獄》，搬上大螢幕。我很好奇這些以刀光劍影、飛拳踢腿等元素所組成的文本，是否反映了這位外表儒雅內斂的作家，內心世界對於江湖義氣、武裝俠士的嚮往？他想了一下：「很有可能。」而這份嚮往則可以回溯到在臺灣唸小學時，深受班上本省籍同學那種充滿奔放活力、不受拘束的氣息所吸引，「我那時很想跟那些同學一樣，可以幫家裡做生意、擺路邊攤，到處走動。」之所以距離這種狀態越來越遠，東山彰良很坦誠地說：「是因為自己膽小的緣故。」

無法在現實人生中完成的，有小說可以分擔。不過，即使已經獲得許多獎項，直到現在，東山彰良卻還是「無法把自己看成是一個『完整』的作家。」這是什麼意思？意思是當需要填寫表格上的「職業欄」時，他不太能夠大方坦然地填上「作家」兩個字；這也許是因為到目前為止他並不是一個「專職」作家，也許是因為前此的作品距離「商業」上的成功還有一段距離。當然，寫作是快樂的，但是在一個寫作者看來，「『作家』這個頭銜其實沒有什麼了不起，因為最終，寫作是我自己的事。」☒



東山彰良在臺灣已出版之中譯作品。